

第四百五十八次會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General McNAUGHTON (加拿大)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加拿大、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458/ Rev. 3)

一、通過議事日程。

二、印度 — 巴基斯坦問題

(a) 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主席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致聯合國秘書長函，附該委員會第三次臨時報告書
(S/1430, S/1430/Add. 1, S/1430/Add. 2 及 S/1430/Add. 3)。

二、關於出席安全理事會問題的聲述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審議理事會議事日程的實體問題之前，蘇聯代表團擬發表下列聲明。

大會舉行第四屆會時，蘇聯代表團曾通知聯合國¹，它贊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來電²。該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先生致大會主席的，聲明該國政府否認中國前國民黨政府派遣出席聯合國第四屆會並以蔣廷黻先生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的法律地位，認為該代表團無權代表中國，亦無權代表中國人民在聯合國發言。

出席安全理事會的蘇聯代表團贊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上述聲明，認為必須說明它不認代表國民黨出席安全理事會的蔣廷黻先生為中國代表，也不承認他有權代表中國人民在安全理事會發言。

Mr. GALAGAN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家都知道，最近幾閉幕的大會第四屆會尚在開會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先生曾致電大會主席，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否認蔣廷黻先生所領國民黨政府代表團的法律地位，認為該代表團不能代表中國，並且無權代表中國人民在聯合國發言。

烏克蘭代表團業已在大會第四屆會中³通知聯合國：該國代表團贊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聲明，認為蔣先生所領的代表團無權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各機關。出席安全理事會的烏克蘭代表團因此通知理事會：它不承認安全理事會裏的國民黨代表團是代表中國的。國民黨代表團無權代表中國人民在理事會發言。

蔣先生(中國)：蘇聯及烏克蘭兩國代表團最近所發表的聲明簡直是對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的法律和道德根基的一種打擊。理事會的少數份子若果能夠暢所欲言，武斷地否認其他任何代表團的權力，則本組織將陷於無政府狀態，或唯一二代表團之命是聽。這種事態是不能容忍的。

我所指的聲明，係依據周恩來致大會第四屆會的電文發表的，此人自稱為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部長。聯合國首先要問明：“誰是周恩來？誰派他做外交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權是誰製造的？周恩來此人有何根據膽敢自稱為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外交部長？”

在大會第四屆會期間，我已向第一委員會及大會提出充分證據，證明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是一個傀儡政權⁴。該政權是在蘇聯慫恿扶植下粉墨登場的。該問題業已發交駐會委員會審議⁵。我將向該委員會提出補充證據。

我所代表的政府是依據中國人民代表在莊嚴的國民大會裏自由通過的憲法產生的。它有國民代表自由選出的總統及副總統。總統是我國政府的行政首長，向立法院負責。立法院的委員都是由中國人民選舉出來的。我已說過，在蘇聯慫恿扶植下，產生了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國政府作對。現時在中國本土發生的事情，是違反我國憲法，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國際法及憲章的基本原則，均遭藐視。若對安全理事會說這個傀儡政權應該佔取中國合法政府的地位，那不僅是一種侮辱，並且是侵害行為。我深信安全理事會對於像蘇聯及烏克蘭兩國代表所發表的那種荒謬聲明，必定不予理會。

³ 參閱大會第四屆會正式紀錄，第二五四次全體會議。

⁴ 參閱大會第四屆會正式紀錄，第一委員會，第三八八次會議。

⁵ 同上，第二七二次全體會議。

¹ 參閱大會第四屆會正式紀錄，第二五三次全體會議。

² 見文件 A/1123。

主席：蘇聯代表已請求發言。但我想說幾句話。理事會業已聆悉蘇聯及烏克蘭兩國代表的聲明。因為這件事情與在座的中國代表有關，本席便依照理事會的慣例，予中國代表以答辯的機會。

這次辯論所提出的論點，屬於未經列入理事會本次會議臨時議事日程的問題。本席所以允許各位代表發表這些聲明，係遵照理事會一項沿用多時的慣例辦理，那就是各理事得將未經列入議事日程的事項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這項慣例與若干國家的議會所採用者相似。各代表既已有此機會，本席裁定此事現告終結。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不欲對主席的裁定提出異議，知道便了。蘇聯代表團認為無須理會理事會裏一個並不代表任何人的人所作不負責任的陳述及無中生有的謬言。

三、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四、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經主席邀請，印度代表 *Sir Benegal N. Rau*、巴基斯坦代表 *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及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主席 *Mr. Chyle* 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主席：各位理事諒必記得我們已在前兩次會議中決定使用即時傳譯法來翻譯理事會各理事及其他代表的陳述，祇於討論程序問題及將理事會所接到的決議案草案提付表決時使用次第傳譯法。我認為在正常情況之下，這個辦法是很有用的。但是理事會今天所處的情況可惜不能說是正常，所以我認為宜將此項辦法略加修改。過去數日間，此間與印、巴兩國京城的電報和電話通訊頗有困難，重要文書的收發屢屢延誤。結果，雖經有關各方盡力克服困難，我仍無法將關於談判情形的報告書於本次會議開會前分發。

不僅如此，我還要特別說明過去兩週間我代表理事會進行談判的重要和周折。是以我認為我即將提出的口頭報告以及理事會隨後就此項報告所作的討論，均應以次第傳譯法翻譯，俾各位理事能夠利用我們所能提供的最好機會來考慮這件事情。因此，我建議理事會本次會議採用次第傳譯法翻譯各理事所作的陳述。

既無異議，我視為此項程序業經通過。

現在我以主席資格簡單扼要地報告與印巴兩國代表會商經過。

安全理事會想必記得我們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舉行第四五七次會議時，那威代表提出了一個提案，內稱：“主席應與當事雙方作非正式商談，以視是否可能尋得一個可使雙方滿意的基礎，俾據以處理喀什米爾問題。”理事會以九票通過了該提案，棄權者二。我於是撥允執行此項任務，到了有值得考慮的事情可資報告時，當即召開理事會會議。

我依照安全理事會這個決議，自十二月十七日以來曾分別與印、巴兩國代表會議多次，認真努力尋求一個基礎，俾資解決我們所遇到的困難問題。我又於十二月二十日與下列人士分別舉行一次會議，獲益良多：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各委員；前為出席該委員會的秘書長私人代表 Mr. Colban；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軍事顧問 General Delvoie；該委員會法律顧問 Mr. Marin。

在本人與印、巴兩國代表商談期間，我應他們的請求，用書面提出了一個提案，由雙方代表送請其本國政府考慮。起草時曾與雙方代表就這個提案的文句作詳細的初步討論，歷時頗久。我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將這個提案送交當事雙方。提案的抄本業經分送本理事會各理事。⁶

我自然要研究這個問題的許多方面。我的提案係以實現舉行全民表決的條件為主。這個提案所篤守的原則，最初是印度政府在其宣言中單方面提出的，嗣經當事雙方接受並屢次重申信守。此項眼光遠大及具有政治家風度的宣言所提示的原則為查謨喀什米爾邦的未來地位必須依照該邦人民自由表達的意願予以決定。因此我以運用常識和應用協議的方法，儘可能專力從事於奠定一個基礎，俾據以舉行全民表決，迅速切實解決這項問題。我故意避免分析過去數年間的爭點，絕不判定誰是誰非，至於特為解決此項問題所必須考慮的事項，則屬例外。依我判斷，若從法律及歷史方面着手處理此問題，就必須審查很多錯綜複雜的細節，而此項審查工作是否有助於早日舉行全民表決，至少是令人懷疑的。我希望安全理事會各理事能夠考慮採用一個普通的着手方法，即專力從事於尋訂可為當事雙方接受的辦法，以便將來應用，而不斷定過去發生各爭點的曲直是非。我認為這確是成功希望最大的途徑，因為這項着手方法使我們大可不必就各方對業已發生的事項所提出的相反見解而為抉擇。

⁶ 該提案祇作為議事參考文件分送理事會各理事，並非安全理事會文件。

在我與兩當事國代表舉行的各次會議中，下述一事業經證實：就造成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叁部〔S/1100，第七十五段〕所稱“……查該喀什米爾邦的未來地位應依照人民的意願予以決定”的情況而言，當事雙方持有異見的為下述三要點：第一，自由（Azad）軍隊問題；第二，解除軍備問題；第三，北部地區問題。

我在後來舉行的會議審查全部問題後，認定委員會依照安全理事會指示所提出的一般計劃，是合用於這項情況的。但是這些計劃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部份或階段尚未獲得印度巴基斯坦兩國政府的同意，以致妨礙這些計劃的實施。這就是困難的所在。因此，我們所應為的並不是擬訂全新的提案，而是找出現有計劃中發生困難的部份，並在此時此地設法解決這些困難，俾我們的工作在組織或程序上僅經最微小的更動，便可繼續推進。

我於是試圖找出未獲協議的部份，結果查明這部份主要與舉行全民表決以前所應經過的解除軍備各階段有關。我與當事雙方商議後，更加相信：若能將舉行全民表決以前的解除軍備問題視為不可分的整體加以處理，當可獲得達成協議的基礎。故我所提出的提案，旨在提供一個基礎，俾得以擬定雙方同意的解除軍備計劃，於舉行全民表決以前實施，以求消除障礙。我願再度鄭重說明：我的提案祇與舉行全民表決以前的時期有關係，並不含廢止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S/1196〕所開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職權的意義。該決議案授予全民表決事宜總監的權力，當然仍充分有效。事實上，我的提案的目的，在使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提前在喀什米爾執行職務，至任務完成為止。

我在討論期間曾就下列各問題作最仔細的審查：自由軍隊問題，北部地區問題，查該喀什米爾邦的安全問題，維持治安問題，該邦民意的自由表達必須獲得保障問題，以及前此久經當事雙方辯論的其他同樣重要的問題。我仔細審查這些問題後，更加相信在舉行全民表決以前解除軍備的問題，必須視為整體加以審議。我也更加相信：倘當事雙方能夠議定一個循序漸進的解除軍備計劃，便可滿足一項必要的條件，由是造成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所必需的情況，而全民表決事宜總監亦得以執行其職務。我認為我的提案雖已提供一個基礎，可據以擬訂一項符合當事雙方合法利益的公允的解除軍備計劃。

我想特別說明，這個提案正如其他許多類似的提案，它所載的規定自不能希冀當事雙方

完全贊同。可是我認為喀什米爾爭端的解決，主要有賴互相讓步。我之所以提出這個提案，意即在此。

草擬這種性質的提案並非容易，我起草時曾請求當事雙方及助我進行此項工作的辦事人員不斷予以密切的注意。這個提案的一字一句，都是經過慎思熟慮，並且於起草期間與當事雙方討論過的。它的規定屢經重擬，儘量求其公正無偏，俾雙方能接受其最大部份。這樣做法需時頗多，但我確信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皆知這是需要的。因此我希望各位同仁不會以為我使他們等候過久。

一俟收到印度及巴基斯坦對我的提案所作明確的評語或修正建議後，我準備將該兩國的評語同時交換。如是當事國雙方便可知道對方的明確意見。這項步驟業經印、巴兩國代表完全同意。繼此之後，我擬與雙方代表分別商討，以期儘可能減少分歧之點。我認為藉此辦法，關於實體問題的協議便可列入提案之內。提案的案文得作必要的修改，務使其措辭正確，不失本意。

我已說過，因為此間與印度大陸通訊困難，致使兩國政府所作答覆延遲到達。昨天我收到覆文一件，另一件今天纔送到。因此交換覆文事宜，須於今日散會後始能辦妥。尚有一點，我們在這個談判階段倘能給予當事雙方充分的時間來考慮對方所提出的修正案的全部，然後纔要求他們公開表明其立場，當然是有益的。因為他們公開表明其立場後，撤回前言恐非易事。

我認為當事雙方現應在他們或理事會所屬意的任何領導下進行談判。業經提出的提案及各項修正案可為此項談判的適當基礎。我希望將來可藉此達成協議。

我相信這番陳述正確地表達了我擬訂案已送交當事雙方的提案時所依據的原則。印巴兩國代表彬彬有禮，於我主持各次討論時注意周到，並且不憚麻煩，儘速供給我所需要的一切情報，使我非常感激，謹此致謝。

Mr. SUNDI（那威）：安全理事會責成主席擔任這項艱巨而棘手的和解工作，係因我的建議而起，所以我認為對於主席以忘我的精神，毫不厭倦地悉心執行他的任務，也應由我向他致敬佩之意。我前說採取“迂迴”係有或於喀什米爾爭端經年不決而發，但觀於主席因此所作犧牲，這實是在崎嶇的長路。當大多數的人正在歡渡假日的時候，主席絕不以其個人的安樂為意，全心全意執行其重要的任務，為國際社會謀幸福。

他今天所發表的陳述使我們清楚知道他已盡人力所能及，解明喀什米爾爭端所牽涉的各種問題，並且明確指出意見分歧之處。他的提案旨在提供達成協議的基礎。依我所見，這個提案以公平適當的方法處理尚待協議的事宜我不敢擅自明細估定它的價值。我們當然不能完全就其固有的價值來作判斷；它對喀什米爾居民的生活幸福以及印度、巴基斯坦這兩個偉大國家的重要利益所生的影響，應為決定其價值的因素。我對於查謨喀什米爾的情況及其複雜的歷史，沒有深切的認識，所以不能據以判定雙方所提出關於該領土的要求的是非曲直。但是，因為那威與此項爭端的發生地點距離很遠，且我國政府與兩當事國有同樣密切的友誼關係，所以我可以僅從正義和平的觀點來審度這些問題。

除了確立停火界綫以外，另一項應歸功於委員會及當事雙方的重要成就便是印、巴兩國政府已明白贊同查謨喀什米爾的未來地位應以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民主方法予以決定。尚未獲致協議的僅為確保此種表決獲得所需情況的最妥善方法。倘因這些主要屬於程序方面的問題未獲協議，以致此事不能得到我們大家所期望的解決，我認為是一件可悲的事。

說到這裏我自然要論到主席今日以令人佩服的詞令所建議的協議基礎。

他的提案簡單明瞭，祇須略讀一遍便知字字均經仔細推敲，且係出於一個懇切明智的願望，求以公平適當的方法調和衝突的利益。

他的提案並不使我們放棄委員會煞費苦心後所採取並經當事雙方同意的重要立場。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決議案仍然有效，僅僅將其中因後來所發生的事勢成為過時的規定略加修訂而已。主席對於這些特殊規定所作建議——我特指關於解除軍備的新原則——似很公平合理。他也就北部地區的自由軍隊問題發表了公正明確的意見。我要很坦白地說，我看不出當事雙方對於這個提案有何可反對之處，因為這個提案是符合他們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共同目標的。

我願盡我的能力向當事雙方發出是急迫的呼籲，懇請他們充分注意此項爭端對於世界大局至關重要，並且切勿遺忘其對聯合國憲章所鄭重擔承的責任，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庶不致危害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

末了，我建議當事雙方應在主席 General McNaughton 領導下繼續談判。主席為使雙方意見一致，已出力不少。他洞悉這個問題的真

相，這是我們應該充分注意的。我建議：如有必要，而主席又表示願意，則於其主席任期屆滿後仍請其擔任調停。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安全理事會今天審議這個問題，當然祇能作初步的討論，尤其是因為兩當事國尚未答覆主席向他們提出的提議。但是我現時可以概括說明我國政府對於主席送交當事雙方且現為安全理事會所閱悉的各項提議的意見。我希望我的陳述能對理事會有所裨助。

各位理事諒必知道，英聯王國與印度及巴基斯坦具有很特殊的關係。我們十分珍視這兩個國家的友誼，並且渴欲竭力協助它們對喀什米爾問題達成協議。這項爭端久在妨礙該兩國政府建立和平有效的合作，這是我們特別覺得遺憾的。它們所面臨的各項重大問題，有待它們共同發揮其最大的能力，始能解決。

大家都知道這兩個強大的國家可以肩負重要的責任，領導亞洲以至全世界的人民去實現他們的大願，享受我們所期望的較美滿的生活。我認為這些事實使安全理事會審議喀什米爾問題時負有一項特殊的責任。理事會過去兩年來關於此項問題的工作，其重要性超出喀什米爾問題本身何止千百倍。安全理事會的職責為努力維護世界人民的和平與幸福。我們必須適當顧及一切有關的要素，並儘量表現遠大的眼光。唯有眼光遠大始能使我們完成對世界人民所應盡的責任。

印度及巴基斯坦本此精神將它們的爭端提請聯合國調處；我們也必須本此精神努力工作，以求獲致印、巴兩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認為公平合理而加以接受的解決辦法。

安全理事會委託英邦協內另一國的首席代表進行私人談判，冀得當事雙方所能同意的基礎，以資解決這項問題，此舉似屬妥善。我得悉主席自理事會上次開會以來，旦夕與其僚屬從事此項工作，不辭勞苦。我們對於主席本人及其代表團的辛勞，感激無既。就我所知道的關於主席與當事雙方交換意見的進展情形而言，主席主持公道，亟欲適當顧及所有的觀點以及爭端當事國所遇到的特殊困難，這使我非常欽佩。因為我對他的工作知之頗深，我敢說他所採取的完全是客觀的態度。我確信印、巴兩國代表亦必與我同意，認為這是絕對正確的。

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第三次臨時報告書 [S/1430, S/1430/Add. 1, S/1430/Add. 2, S/1430/Add. 3] 促請我們特別注意妨礙該委員會工作的三件事情。我國代表團認為其中兩件事情，即“自由”軍隊的處置問題及

軍隊撤離查謨喀什米爾問題，可於我們考慮打破現有僵局的方法時合併討論。以正確的眼光來看，這些事情並沒有嚴重到無法解決的地步，因為兩當事國政府畢竟已經撥允依照喀什米爾人民在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中所表明的意願來決定該邦最後歸附何國。況且籌備全民表決事宜所須遵循的各項原則，業經當事雙方議定，並已載於聯合國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內。可是，查謨喀什米爾邦的人民倘若仍有正當理由發生疑懼，則舉行全民表決所必需的情況顯然不能實現。因此，舉行全民表決的基本先決條件為：該邦境內的軍隊，不論其名義為何，均須加以裁減及調度，以保證人民得自由行使表決權，無所憂懼。我相信印度及巴基斯坦都不會反對此項意見，而我們對於該兩國就現駐喀什米爾境內軍隊的有效裁減問題所議定的辦法，當然也予以贊助。

關於北部地區問題，我國政府重視委員會報告書第二七三段所稱“印度軍隊若開入停火線以北地區，勢將使戰雲重啓”一節。安全理事會當然要負責消除此種可能發生的情勢。各理事想必記得，委員會中除一人外，其餘各委員均認為印度政府在此種情形下實應自動放棄其要求。此項要求無論如何終須於擬訂舉行全民表決的條件時重新考慮。

據我所知，主席送交當事雙方的提案係他與兩當事國作最密切的會商後纔擬成的。這些提案的目的在於儘可能顧全爭端當事國的合法權益。

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會懷疑提案第一段所開列的一般理由。

第二段規定循序漸進的解決除軍備計劃須要獲得當事雙方的同意。觀於業經該兩國政府公開接受的目標，我認為該段無可訾議。擬訂上述計劃時，無疑要顧及特殊的理由和利益，但是祇要各關係方面確有誠意，我相信可能得到一項公正而能予接受的計劃。

鑒於我們目前的情形以及這個問題的前因後果我國代表團認為提案的其餘各段也是很適當的。

因此我願告知當事雙方：我認為主席的提案大體上與公正無私、懷有善意的注視喀什米爾情況的人見解相符。我知道印、巴兩國代表團已在十分認真地考慮這些提案。此事需要該兩國的領袖表現其偉大政治家的豐度。我們不可誤解這些提案的意義。我們現時所審議的並非喀什米爾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而是實現全民表決的程序中的次一步驟。當事雙方業已同意舉行全民表決來決定喀什米爾的最後命運。

該兩國政府已對主席的提案提出用意至善的客觀建議，以期達成雙方所希冀的目的。我們無意拒絕審議有助於達成此項目的之任何修改，自不待言。

最後，我謹祝主席及印、巴兩國代表團目前所進行的懇摯談判順利完成。我絕對相信他們可以依照主席所提示的方針成立諒解，使這個問題得到各關係方面認為公平滿意的進展。

Mr. CHAUVEL (法蘭西)：法蘭西雖然不是設置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決議案草案[S/654]的提議國之一，却曾投票贊成該案，參與設立該委員會的工作，並且旦夕盼望其任務順利完成，從未間斷。

自安全理事會審議這個問題以來，我們始終認為此事以儘速獲得和平解決為得計，其主要理由有二。這個複雜的問題使兩個最近始告獨立的國家發生衝突，聯合國對於調停工作的成功，自不能視為無足輕重。調停成功能令人類感覺前途有望，並為聯合國其他會員國樹立良模。

最後，因為該兩當事國地廣人稠，前途偉大，此項爭端若果懸而不決，其後害特別嚴重。

我們須知這兩個國家為了現代歷史的變遷及其獨立自主時所擔負的重大責任，遇到很多困難的問題，喀什米爾問題即為其中之一。我們若果任由喀什米爾問題拖延到簡直不能解決的境地，實堪慨歎，因為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將見印度及巴基斯坦各以其大部份資源用於準備及實行爭鬥。該兩國既係同出一源，此種爭鬥實即自相殘殺。我們將見該兩國前途多劫，甚至無可挽救，而大好希望亦將在混亂局勢中消失淨盡。

法國代表團欣然贊同那威及英聯王國兩國代表對主席所作頌揚。主席擔當這項艱巨的工作，努力盡瘁，殊堪欽佩。法國代表團認為主席的提案實際可行，印象極佳。我們處理這個問題，確須完全依據事實，注視所須達成的正確目標，儘量不過問該問題的情感方面，始可獲得進展。

我國代表團得悉當事雙方繼續提出它們的相反觀點，此事本身已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它盼望雙方再接再厲，提出更多的意見。它認為最宜由創立此項程序有功的 General McNaughton 繼續專心料理此項問題，並於必要時於其主席任期屆滿後仍然擔任此工作。

法國代表團但願見到各關係國家國泰民安，所以在結束陳述的時候，特向當事雙方作最誠懇，最有力的呼籲，請它們充分明瞭所負

責任之重大，本着應付難局所需要的和衷共濟的精神，繼續各盡其力，設法解決使它們不和的各項問題，且於從事此項工作時，不容瑣碎事項亂其目標，致不知基本問題的所在。

Mr. GROSS (美利堅合衆國)：美國代表團今日下午得聆許多代表對主席處理此項非常艱巨複雜的問題所作讚頌，深或愉快。我願代表美國政府全心全意地贊同這些頌詞，感謝主席應理事會之請所作努力，此項努力充分表現了他的政治家風度。

鑒於這個問題如此複雜，關係最大的兩個國家的感情又如此深厚，這些僅於數日前纔開始進行的努力，雖尚未使當事雙方意見完全一致，實不足引以為慮。我們確信當事雙方充分明瞭主席參加調處的難得機會大有助於迅速解決它們現有的種種困難。因為主席是聯合國可以借助的一個最優秀的政治家，也是英邦協內兩當事國的一個兄弟國所派才識出衆的代表，我們最懇切地相信由他繼續調處，確是一項適當的辦法，可促使當事雙方履行其對憲章所負的責任，謀以和平方法解決它們的爭端。

鑒於此項談商仍在進行中，且還要繼續下去，我現時不想論及主席業已送交當事雙方的提案的細節；倘當事國認為此時不便發表意見其原因是不能了解的。雖然如此，美國代表團已有研究這些提案的機會，因為這些提案業經分發給理事會各理事。我認為它們依據主席所說過並經當事雙方接受的原則，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公平合理的着手方法。我所指的原則就是查謨喀什米爾邦的未來地位，應依該邦人民自由表達的意願予以決定。

正如主席今日下午所說，這些提案所採用的方針為專心致力於籌訂可能接受的辦法，以便將來應用；對於過去各爭點的是非曲直，概不置論。我國政府認為此項着手方法似有充裕的伸縮餘地，可以容納當事雙方可能議定的任何修改或新增步驟。一言蔽之，這些提案提供了一個健全的基礎，可據以推行順利開始的談商工作。

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得到，主席所提出的建議並未達到當事雙方最初所希冀的最好最高的程度。倘若任何一方認為這些建議已達此種程度，我們當引以為異。可是若有任何一方不假思索，斷然拒絕接受，當亦使我們大為驚愕，所幸依據主席今日下午的報告，當事雙方顯然沒有這種情形，這真正令人興奮。我們固然認為這些提案公正合理，但未必是值得當事雙方考慮的唯一可取的解決辦法。我相信這些特定提案對於當事雙方所提出的修正或校訂，

只要符合這些提案的一般方針並可增進達成協議的希望當然會予以接納。

我們期望兩當事國會在主席的精明指導之下，遵循這些準則，繼續會商，以履行它們對憲章第三十三條所負的責任，使目前的爭端得告和平圓滿解決。我深信此係理事會十二月十七日頒給主席的訓令的本旨，也是當事雙方的懇切願望。果為如此，我們盼望他們的努力有良好結果。

蔣先生(中國)：因為理事會各理事尚未閱悉當事雙方對主席的提案所作最後答覆，我若於此時論及這個問題的細節，頗不適當。但是根據個人的經驗，我知主席的任務非常艱重，需要用盡全力去進行。去年三、四月份我曾積極參加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因為有此經驗，使我更加贊佩主席的提案公正無私，很能表現政治家的風度。他在今日下午會議開始發表演說時正確指出：我們所須做到的便是實現真正公正無私的全民表決。

倘若追究這個問題的既往，縱使不致令人受窘，實亦全無裨益。依我的見解，主席的提案是以保證全民表決公正無私為其唯一的目的。這些提案並無損害任何一方的權利或要求之意。事實上，我們稍稍研究這些提案後，即知它們的措辭非常謹慎，儘量避免發生損害任何一方權益的嫌疑。

我國代表團贊成續用目前的程序。它認為主席倘能任其任期屆滿前及必要時於其任期屆滿後繼續與當事雙方磋商，將使關係地區的和平受益不淺。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我不想討論印、巴兩國爭端的實體，也不想討論主席各項提案的性質——因為這些提案的優劣，顯然最好由當事雙方自作判斷——我祇想討論幾個關於程序的問題。我要特別說明，主席的提案性質如何，最好由當事雙方自作判斷，因為不絕讚揚這些提案的代表們所採的立場頗為反常。這些代表既未顧到各項提案的性質，也不肯費神先在安全理事會裏聽取當事雙方對於各提案的意見。這種舉動可能使人認為若干國家企圖迫令其他某數國家接受這些提案。安全理事會不能將爭端當事國的意見視為僅屬次要。

關於此事的程序問題，蘇聯代表團請各位理事注意 General McNaughton 的提案內第四、第五兩點。該兩點規定調解員由聯合國秘書長委派，而喀什米爾全民表決事宜總監的任命與權責則應依照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辦理。

蘇聯代表團認為此種程序實與聯合國憲章，議事規則及慣例相悖。喀什米爾問題正待安全理事會處理；因此，安全理事會身為負責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機關，必須遵守憲章的明文與精神，自行指派適當的輔助機關進行調停公斷或執行任何其他辦法，以解決爭端。安全理事會不應將這些職責移交或委託聯合國任何其他機關或秘書長辦理。

同樣的，我們當然不能贊同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所通過的決議。該委員會議決由秘書長委派全民表決事宜總監，顯屬越權。此項行動係在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圍之內。該委員會的權力祇限於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建議；它不能佔取理事會的地位，且亦不得越俎代庖，擔任具有決斷權力的機關的職務。

總之，蘇聯代表團認為：倘若委派一人出任調解員或公斷員，對於和平解決此項爭端確有裨助，則此種人員應由安全理事會直接任命。至於這個調解員或公斷人的權責，當然亦應由安全理事會決定。

全民表決事宜總監及調解員或公斷人的候選者必須為當事雙方可以接受的人員。換言之，須經當事雙方同意始可提名。

那威代表今天在理事會提出的提案也引起了很多關於程序方面的困難問題。大家都知道，直至現在，我們審議當前的問題，即印度及巴基斯坦為查謨喀什米爾邦所發生的爭執，係採取下述程序：先由安全理事會聽取當事雙方的陳述，繼由理事會主席更詳細地研究該問題，熟悉其底蘊，以便擬成具體的提案，提交理事會審議。安全理事會上次開會時竟違背了此項人所共認的既定程序。理事會甚至不聽取當事雙方的意見，即授權主席與它們會商。經驗告訴我們：一錯百錯。方向走錯以後是很難回頭的。

那威代表今天所作建議的意思是說現任安全理事會主席的加拿大代表將於不復為主席時仍繼續執行主席的職務，這顯然抹煞了加拿大將於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起不復為理事會理事國的事實。由此可見那威代表提出了一個並無先例的建議，即，安全理事會應授權數日後即不是理事會理事國的某一國家的代表，繼續執行與他再無關係的職務，換言之，即一向由安全理事會主席執行的職務。這的確是前所未見的情況。老實地說，理事會如此作法將令加拿大代表傷促不安，不用說使他處境困難了。

這種辦法實在新奇，既未經憲章及議事規則明文規定，又不符安全理事會的工作方法。

憲章迄今所承認的安全理事會理事國祇有兩種：常任理事國及非常任理事國。那威代表事實上係在要求理事會另設第三種理事國，即任期延長的理事國。他實係建議加拿大代表的權力應延長至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以後，使他不獨於其安全理事會主席任期屆滿後仍有處理安全理事會事務的權力，並於他所代表的國家不復為理事會理事國時保持此項權力。此舉自然使加拿大代表處於極端微妙的地位，更不用說這是違反憲章，議事規則和慣例的了。

因此蘇聯代表團認為沒有理由贊助那威代表的建議。

我想說明最近大會屆會及聯合國其他機關違反憲章及議事規則的事例已經太多了。蘇聯代表團不願與聞這另一違反情事。凡是關懷聯合國的利益，尊重憲章及議事規則的人，自不能贊助此種建議。此事當然歸多數派決定，他們可以任意胡為。但是無論多數派作何決定，安全理事會不能視為先例。

這就是蘇聯代表團在現階段的討論中就程序問題簡單發表的意見。

主席：名單上的代表都已演說了。還有誰人想於此時向理事會發言？

助理秘書長告訴我，安全理事會如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六開會，將極不方便，且費用很大。因此我們若要再開會一次，祇可於明日下午舉行，即十二月三十日。我請問各位代表是否願於明日舉行安全理事會會議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既無人要求於明天開會，我提議現即散會。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俟新理事國出席後由新任主席於明年召開。

關於多位同仁很客氣地提出的建議，他們對我為調處這件事情所出的棉力，備致嘉許，使我萬分感激，特此申謝。我願向各同仁保證絕不畏難怕苦，躲避工作。但是，倘若我說在擔任此項任務以前應該查明此事是否確有由我擔任的真正需要，我相信各理事常能原諒我的苦衷。如果確須我負起所提議的任務，則正如蘇聯代表所說，調停工作的範圍允宜由安全理事會商得這個非常重要問題的兩當事國完全同意後，最審慎，最明確地加以規定，且擔任此項任務的人選亦應徵得當事雙方的同意。我要再說一遍，我以萬分誠意領謝各同仁今天對我所作推許，但我至誠請求將這些特殊問題延至安全理事會新理事國就職後再行審議，因為我認為這是處理此事的妥當而便利的辦法。

Sir Alexander CAIDOGAN (英聯王國)：我想說明一兩點。第一點，我以為主席曾說他

擬於安全理事會散會後與當事雙方保持接觸，繼續談判。倘此項會商於明日中午獲得顯明的結果——不論好壞——是否可立即召開安全理事會會議。我確信各理事必樂於聽主席之命，經短時期的通知後於明日程午前來開會。鑒於時間不多，我知道這也許是不能實現的。不過，即使不能開會，主席仍可繼續會商，直至有確實結果為止。此項工作當然未必可以在其主席任期內完成。我們無論如何無法於星期六開會，而星期日已經是一月一日。但是倘若情勢許可，而主席又願意繼續與當事雙方會商，並且頗有成就，則我們實須考慮如何將會商結果報告安全理事會。

我想知道，假定理事會同意，主席是否可應理事會之請出任報告員。我很明瞭蘇聯代表促請我們注意的種種難題：這些難題常在我的心中。我們必須撤防創立先例，固不待言，但是倘若我們特別聲明此問題性質特殊，完全是一個例外，則蘇聯代表是否反對請求 General McNaughton 惠允以私人資格——雖然他是前任主席——擔任報告員，向理事會提出報告。這當然也是假定當事雙方能予贊同而言，我相信它們是會贊同的。我相信倘能有一個為當事雙方完全信任的人向理事會報告會商結果，雙方當感覺便利。如不獲當事雙方同意，此事當然不易辦到；但是我預料，如無報告員對我們詳述會商結果，理事會將會發生若干困難，審議此問題時無所依據，且可能因而發生混亂。

是以我希望：如屬可能，由主席於明天召集會議。祇要主席願意，我還希望他繼續擔任調停工作。倘他能夠報稱業已獲得好的或壞的結果，我希望理事會參及我們處境非常特殊，會依據此項報告決定宜否邀請主席以私人資格擔任這個特別問題的報告員。

主席：我願於答覆英聯王國代表時向他及理事會其他同仁再作保證，我決不寬闊視任何應盡的責任。我現時的任務為會同當事雙方討論此項問題，本屆理事會一天存在，我將一天繼續此項工作。

關於報告我依照訓令所做工作的結果問題，我甚願遵照新理事會認為方便的程序提交報告，備供審議。

我想再次說明，我們所須處理的問題遠超出任何私人或個別的顧慮。這個問題的處理程序應儘量符合安全理事會及當事雙方的意願，此點至關重要。我相信，尤其是依據我最近所得經驗，新理事會必須設法擬定處理這項問題的程序，我們始能進行順利。不論誰人受託執行這些任務，他的報告必須提交新理事會。我

再向理事會提出保證——並向新理事會保證——倘有需效勞之處，我願依照理事會所作任何規定供其驅使，盡力服務。

我想略論英聯王國代表的建議，即，我們不妨暫定於明日中午召開安全理事會會議。我向理事會報告會商經過時業已說明，今天很遲纔能將當事雙方的提案複印，且須待我於本次會議散會後回到紐約辦公室，纔能依照議定的辦法，將雙方的提案同時交換，因此，從現在至明日上午實在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用來詳細考慮及討論業經提出的修正案，而這些修正案當然是需要經過一番研討的。

是以我必須告訴英聯王國代表，明天恐不能提出任何有價值的報告。請問他是否贊成仍用我們所建議的辦法，由我繼續為當事雙方効勞，盡力協助他們，直至我充任本屆理事會主席的任期告滿時為止；我們不拘泥形式，墨守成規，亦不面於任何其他類似的顧慮，但求解決此問題的簡便方法；倘新理事會願本人向其提交報告書，我當樂於以理事會所指定的身份前來列席，傳達消息。

倘各位代表同意，我提議現即散會。

Mr. Gross (美利堅合衆國)：鑒於此事非常重要，而理事會大概不能於明天開會，我現擬發表一、二項意見。此項陳述也許不是絕對需要的，但我認為至少就美國代表團而言，可以藉此清楚說明這個問題的現況，不無裨益。

由各代表的言論來看，我們今天雖未因任何理事的提議而對程序問題有所決定。美國代表團並未見到任何代表團曾作提議，所以對於蘇聯代表就其指為那威代表的提案所發表的言論，頗覺困惑難明。我作此言，並非吹毛求疵。我先前在今日下午辯論中曾試圖說明，最重要的就是理事會首先應尊重當事雙方的意願，不作任何足以妨礙當事雙方選擇解決方法的建議，俾它們能就憲章第三十三條所開列的方法中選定其認為最有效最合於和平解決此項爭端的方法。我見到蘇聯代表亦認為應特別重視當事雙方的意願，深為快慰。因此我相信各代表團及主席今日所發表的意見，都是符合依照當事雙方的意願對可由主席擔任的調停，指導或協助工作所定的方針。

我們今日下午似未決定任何程序問題。我們認為十二月十七日決議是否不能成為 General McNaughton 繼續行使調停職權的有效根據一問題，仍可於日後提出。我並不是說該項決議有此效力。我相信我所說此項問題仍可於日後提出一節，是十分正確的。我又相信理事會及主席均不認為——假如我可以闡釋主席的

言論以求確知我真正了解的話——憲章第三十三條阻止主席或其他任何人應當事雙方之請執行它們認為適當的程序。

末了，我想就一件頗不相同的事情說幾句話。美國代表團願對本月底滿任的各位理事致惜別之意。我謹代表美國政府竭誠感謝這幾位理事所作貢獻，並祝其事業成功。新歲將臨，我們此時至應有此表示。我順賀各理事年禧。

主席：美國代表描述目前的議事情況，非常恰當，我願以主席資格致謝。我們今天確未作任何關於程序問題的決議，以致妨礙依憲章第三十三條或依我現時據以執行職務的程序動議所採取的任何適當行動。我想對美國代表確說這就是我對目前情況的了解。

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我相信理事會能讓我摯誠贊助各位理事今日下午對主席所所作的頌揚。主席以純潔的誠意，無我的精神，不斷努力執行安全理事會十二月十七日議決請他擔任的職務，令人感佩。然而對主席所完成的工作及其現時的努力感佩最深的當為巴基斯坦代表團，因為我國代表團深知安全理事會目前所處理的是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倘不迅予公平圓滿的解決，恐將發生悲慘的後果。

我們對於繼續調停的建議極表贊同，並樂見此種努力仍依原有程序繼續進行。我們願為此事依舊不分晝夜，隨時聽候主席喚使。

關於安全理事會的程序及其本月後所應採取的方針，原不容我置喙；但是若果我們聲明贊同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繼續進行主席現時所作的努力一舉有助於解決這個程序問題，則我們願於此時聲明完全同意，且對於任何方針，凡經安全理事會核定並經主席贊同的，均表歡迎。

新理事會將於一月一日組成，屆時如理事會認為須舉行會議聽取報告，或核定任何其他程序，則我擬提出動議，備供下月份主席考慮，即：除非發生不可克服的障礙，似可於一月二日舉行會議。這當然又係須由安全理事會及主席決定的事情；他們作此決定時須要顧到為求避免當時進行中的努力受到任何妨礙而舉行會議的需要。我所提出的不過是一種建議而已。

Sir Benegal N. RAU (印度)：我先要贊同各代表對主席努力執行其所負任務所作褒譽。主席竭力促進和平解決，堅忍篤實使人欽佩無窮。我願代表印度政府贊同適機所作的稱頌，感謝主席過去的一切工作。

我的了解如屬正確，目前的情形有如下述。主席將繼續進行自始即由他擔任的磋商工作，直至其理事會主席任期屆滿為止。他繼將按新理事會所決定的方式，向其報告磋商結果。我們對於此項程序，完全表示同意。新理事會不論通過何種辦法，印度代表團亦定當遵守。就這些事項而言，我們絕對服從理事會的意旨。

我不願在現階段評論其他任何提案或修正案，因為我認為尚未到發表此種意見的時候。我但頌主席的努力獲得優良的結果。我可向他保證：我們對他有無限的好感，願祝其事業成功。

主席：我僅願奉告巴基斯坦及印度兩國代表：我在任內當必繼續盡力為他們効勞。

關於安全理事會可於一月二日開會的聽會，我相信中國代表業予注意，並將採取適當的行動。

午後六時零五分散會。